

辛沙蒙 著

叛逆者

暨南大学出版社

I25
R00650

辛沙蒙

著

叛逆者

暨南大学出版社

粤新登字 13 号

叛逆者

辛沙蒙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州·石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粤中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 字数: 8.8 万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81029-235-8/1.39

定价: 2.80 元

自序

这是一本名符其实的小册子。这是一个半途子文人从文学这个汪洋大海边走过去留下来的小印记。

从1984年秋天到1989年的秋天，我从事记者、编辑工作六个年头。六年中，我的主要精力是在编务上，文字是少产的，其实也产不出来，这是思维过于严谨，头脑不够空灵的缘故。在仅有的作品中，纪实性的文字居多，小说也写过一点，但因为太实，看起来仍象纪实性作品，所以惹了不少麻烦，因为读者相信了小说里的人物故事。由于少产，不成什么气候，也就没有要结集出版的念头。后

来下了海，好象和多年的老朋友分了手一样，日子越长就越牵念起来。一个人闲下来的时候，总想起从文六年的岁月，因此就禁不住从旧书堆里寻找出那些旧东西来，看过来看过去的，虽然仍然觉得见不得人，但又总觉得应该给过去的日子留下一些什么痕迹，于是就想着要出集子。把那些不太丢人现眼的东西挑选出来，按报告文学、散文、小说、诗歌等门类命名为自选集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共约四本。

我把报告文学排在第一位，主要是出于对它的偏爱。也许是出身农民，抑或是 A 型血种的缘故，我比较喜欢实在的东西。小说诗歌无论如何的自由潇洒，我总觉得不如报告文学那样贴身贴肉。于是从业余创作开始，我就偏向纪实性的文字，成了专业文人之后，我更利用记者职业之方便，采访了不少真人真事，写了不少真人真事的文章。其中有象钟华生那样的农民企业家，有象赖兰喜那样的高级科研人员，有象珠海市东区那样的新开发区，有象爱特厂那样的企业。在采访对象中，我尤其喜欢那些在逆境中奋斗的人。我常常流着泪听人们诉说他们的不幸，常常在描写他们的不幸时失声饮泣。我也常常为他们的成功破涕为笑，常常为他们的不屈精神所折服。我从他们的事迹中感受到人生的艰难，也从他们的事迹中获得了奋斗的勇气。许多采访对象，成了我的益友良师。

除了那些在逆境中奋斗的人，我还尤其喜欢那些在逆境中求发展的企业。我从农民到教师，从教师到文人，从未曾涉足经济，但对于经济层面的事情，尤其是企业的生存发展，却莫明的很感兴趣。我倾听着人们述说企业在困境中

挣扎和拼搏的事情，就象欣赏着惊涛骇浪中的那些小舟，出现多少沉浮，经过多少险恶，终于驶向胜利的彼岸。于是，我在为他们鼓掌呐喊之余，禁不住产生无限的向往。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毅然下海，为什么决心在经济大潮中拼搏一番的根本缘故。

总之，报告文学与我，交情是很深的。我虽然文笔呆板，词不达意，没有把它作好，但它却使我受益不浅。直至今今天，当我孤身一人在茫茫人海中行走，当我在经济汪洋中起伏沉浮的时候，我便不断地想起钟华生和赖兰喜他们，便不断地想起南方四通和爱特厂，我仿佛听到他们在为我鼓掌呐喊，仿佛看见前面就是胜利的彼岸！因此，准确地说，这本小册子所选进的七篇文章，是与我的昨天和今天密切关联着的，它是我和报告文学深厚情谊的有力见证。

李中蒙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于白云山

目 次

叛逆者	(1)
股票热初探	(20)
寸草心	(31)
一个泥饭碗企业的思考	(53)
伶仃洋序曲	(60)
张木岩记	(96)
拓荒者之歌	(105)

叛逆者

爷爷说：人是猴变的。

孙子问：为什么还有猴？

爷爷说：它们不肯下地来。

A 组 因子变异的因由

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去得出一个结果：

世代贫穷的农民母亲 + 世代贫穷的农民父亲 = 农民
儿子钟华生。

钟华生从小就养成了农民意识很重的生活习惯：不洗

脸，不刷牙，只求三餐饱肚，不分场合小便。可是突然有一天，乡亲们发现小华生有些羞羞答答了，不肯当着面小便了，而且，他开始勤洗脸，伏在小木盆里洗半天不起来，似乎要硬把小黑脸擦个白白净净，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村那边出现了一个城里下来的青年干部（那时刚解放不久），人长得高高瘦瘦，白白净净，衣服笔挺笔挺，说的“城市话”（华生这样号称）甜润动听。小华生一见他，立即喜欢上了，他开始留意他说话时的神情腔调，开始留意他的生活习惯。他见他小时总背开所有的人，他跟着学；他见他每天早上起床就洗脸，他跟着学。他说不出要跟他学习的原因，只是朦朦胧胧的感觉到：城市人和乡下人不一样，这位城市人比乡下人要好得多。

虽然“好得多”，但笔挺笔挺的衣着却不是那么容易学习的。那需要钱，而钱对他最不富有（他的祖辈都是穷光蛋，一代代只留下一间矮窄破烂的小茅屋）。因为家穷，他只读了五年半书就辍学了，因为家穷，他未曾穿过一条长裤，未曾穿过一件长袖上衣，不管春夏秋冬酷暑严寒，他只能穿一条短短小小的黑裤叉（再优裕不过的，就是夏天时干脆光身裸体，冬天下霜时披一块粗糙的麻包布）！所以，对于那位干部的服饰，他只配白白地羡慕，但他羡慕得忘乎所以，竟常常跟着他的屁股走，那位干部过村串户，他跟着去；那位干部给乡亲开会，他坐到他旁边。那位干部觉得这个黑黑瘦瘦的小孩子可爱得很，问他可否识字，他默默地点头，他便让他给乡亲们念报，他觉得用土话来念生硬难听，于是模仿起“城市话”来，居

然也能念得象模象样！

乡亲们由此发现他爱学习，学得快，就让他做文书，让他管财权，他每做一样工作都非常出色，于是乡亲们推选他做村干部。

做了村干部的钟华生还不到十六岁，但他已经完全改变了那种粗俗的生活习惯，坚持每天读书看报，每天坚持刷牙洗脸，可惜的是，由于家乡的土地异常贫瘠，不善管理，加之后来大炼钢铁，钟华生的生活始终无法富裕起来，他始终无法穿上一件光鲜的衣服，始终无法改变那个土里土气、寒寒酸酸的形象！

在那时的乡下，寒酸并不要紧，只穿一条小裤叉，光着脊膀，赤着脚腿的穷孩子多得很，可是钟华生是个干部，他要去开会，要去省城，要去见人见客，一副穷俗不堪的样子就丢人现眼了！

有一次，省里召开青年团干部会议，乡里派钟华生参加，走进会场，只见大多数都是工矿机关来的男女青年，他们身着蓝色或灰色青年装，团徽闪闪挂胸前，只有钟华生等几位乡下的小子赤脚光膀。钟华生穿着短裤，套着黄包布做的背心，既没领，又没袖。坐着开会时还不要紧，那时各做各的笔记，顾不了别的，可是一到开饭时间，自卑感和耻辱感就袭来了，好几位漂亮的广州妹不断地偷偷看他，象偷看一只荒山野林里跑来的猴子！钟华生充满忿怨，真想狠狠地揍她们一顾，可惜他没有勇气，他知道穷，就得受别人的窝囊气！会议结束时，要集体留影，钟华生躲起来了，但终于被组织委员找到，把他推到前排（因为他个头最小），他正要逃跑，快门响了！回到家里

不到十天，组委给他寄来了光荣照，只见他一脸惶恐猥猥不堪的模样，他的身边是那几位小姐，她们对他皱着眉头，神情鄙夷……

他狠狠地把光荣照撕掉了，但自己那副形象，那几位小姐的神情却不可磨灭地留在心底，他长久地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耻辱，他盼望家乡能早些富裕，他盼望自己能早日改变贫穷的模样，可是不能，大炼钢铁之后是三年经济困难，他只有穷，穷下去，穷到困难时期过去，穷到做新郎的时候。

做新郎那天，母亲给他一件精心制作的衣服——一件粗麻布衣。他穿起这件有生以来最光鲜的衣服，关起门来拿镜子左照右照，那散散松松的黄麻头，那染得黄黄斑斑的色彩，全在镜里出现了。“哪里象去娶媳妇？倒象披麻戴孝！”他粗声骂着，甩掉麻布衣，从破木箱里取出那些节省了六七年，准备用来翻新旧茅屋的全部积蓄，到县城去做了两套新衣服，买了两只新手表和两双新凉鞋。他要和妻子一道，穿起这些光鲜衣服，戴上崭新的手表，着上塑料凉鞋到省城去，到广州去！

这是他对命运的抗争，这是被贫穷和耻辱逼出来的抗争！他要改变自己的形象，他要在人前挺着胸膛大踏步地走，大踏步地走！

他很快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以全新的形象在广州城出现。他在广州城的大街小巷上挺胸抬头地走着，不时抬腕看看手表；他在广州城的大小商场中漫不经心地观看着，不时掏出手帕揩揩头脸（那时候的手帕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手帕阶级都不是农民大老粗）。因为他第一次穿塑

料凉鞋，那粗糙的脚腕被磨出了血，很有些疼痛，但他还是非常愉快的，他感到十分满足，因为他终于享受到挺着腰杆做人的幸福，因为他终于感受到在人群中平等生存的快乐！

他知道这种幸福的快感是短暂的，因为他到底还是一个穷小子，但他万万没有料到，他的“暂时快感”却会给他带来永久的灾难！

从广州城回来，在稍稍地治疗了脚伤之后，钟华生又穿上凉鞋，至于那块手表，他是一直不肯脱下。这就使得不少人看不惯，说他对资产阶级的东西想入非非，说他的农民阶级感情已经蜕化，有人干脆拿他的手表大做文章，指控他是“四不清干部！”

他居然被人告准了，在那个年月，方和圆常常弄不清。他很快被革了职，靠边站了，但他并不因此而向命运屈服，他在一份检讨书的白纸上写道：如果只有穷困才能永保农民阶级的感情，那我宁可不要那份感情了！如果以自己的劳动换取生活的享受就是资产阶级，就让我做个资产阶级吧！

B 组 新的生命在阵痛中骚动

钟华生被革职六年。六年来，亲爱的领导一直认为他出身良好，是个可以改造好的农民子弟。为了彻底地改造好他，他们把他调来调去，哪里最穷，哪里最苦，就调他到哪里去。但是，钟华生竟很不争气，他认为自己已无法改造了，因为他总忘不了因贫穷而受的污辱，他总忘不了

在大街上挺胸前行的幸福。无论调到哪里，他都坦然得很，他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被流放到更艰苦的地方去。但他也作好了最好的打算，他打算一旦有了机会，就要全力去致富（当然再不玩儿戏，再不玩打肿瘦脸装胖子的儿戏），就要全力以赴去改造农民的形象！

似乎是为了他的“准备”，坏事情首先来了：一九七〇年冬，上级决定把钟华生调到白藤湖围垦工程指挥部去。他是被“提”了，因为他是去做指挥官。但他明白：他更有改造的机会了，因为白藤湖是县内一个叫海边、天边、地边的“三边”之地，那个地方又叫“鬼仔角”，自古以来恶讯不断，荒无人烟。还在很小时候，钟华生就听过关于“鬼仔角”的歌谣：

白藤沧海水涟涟，

霞影朦胧渺渺然。

湖水洪咸风浪险，

农家渔户泪涟涟。

“鬼仔角”地处珠江入海处，因为入海河口众多，加之有一座叫白藤山的半岛之山在海河相交处阻挡着，使“鬼仔角”暗流回转，吞力极大，不少船只行至其中，常常舟没人亡。解放前，“鬼仔角”方圆百里汪洋一片，农田常受潮水洪咸之害，解放后，邻近几个县的农民发起围海治田运动，从“鬼仔角”的南面修筑一条长达五公里的拦海大坝，横锁了南面的入海口，形成一个宽达二十多平方公里的大湖泊（后叫白藤湖）。可是，由于其他几个入海口依然门户洞开，潮水洪咸一旦涌进湖来，易入难出，四周农田还是受害不浅。为了根治白藤湖，广东斗门县决定从

各地抽调来一批强壮劳力，组织成立白藤湖围垦工程指挥部，要在白藤湖的西侧筑一条长达八公里的大堤坝，使白藤湖的水与海水分家，然后，要在南面那条旧海堤上建筑一座一百五十一米长的钢筋混凝土大水闸，以控制湖内的水位……

围垦工程指挥部成立后，由谁亲临指挥呢？谁肯亲临指挥呢？任务的艰巨，环境的险恶把很多革命口号叫得山响的人吓跑了，有些领导想起了那个钟华生，他们觉得最佳人选莫过于他了。

钟华生也认为自己是最佳人选，他不但具备了六年的改造基础，不致于被困难吓倒，他还作好了长期改造的思想准备，小小白藤湖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这都不是“最佳人选”的重要原因。“最佳人选”的重要原因是他早就看上了白藤湖，他早就认为白藤湖是他实现理想的最好地方。

那还是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流放中的钟华生无意中听到一个传说，说古代名人刘伯温曾流落南方，到过白藤湖。那天，正有一位渔妇在汪洋中的小船上伤心地饮泣，向神鬼诉说她丧夫失子，无米成炊的灾难。刘伯温听着听着放声大笑起来，对那渔妇说：“大婶，你莫悲呀，这里乃是一块稀世之宝地，终有一日，这里会灯笼点火（灯笼，地名，白藤湖东面），白藤成埠，兴旺无比！”说完又是哈哈大笑，驾舟远去。钟华生听罢这个美丽的传说，心中产生无限的幻想，决定前去白藤湖看看。

那是一个薄雾的早晨，钟华生乘着扁舟顺流而下，很快就到了白藤湖。白藤湖果然碧波连天，苍茫一片，他登

上白藤山，只见东面的澳门半岛隐隐在目，南面的南海无涯无边，位于西面的白藤湖远山环绕，平展展开阔无限，雾蒙蒙野景迷人。“确实是个好地方呀！”他禁不住赞叹起来，他充满激情地想，有朝一日，我要到这白藤湖来，把水位降低，在湖里放养鱼儿，在田里种植荷花，再在湖边插上丝丝杨柳，在柳荫丛中建造小桥平楼……

这不是古代的桃花源了么？他笑了起来。对，这里完全可以创造一个世外桃源。这正合他的心思。流放之后，他有机会对农民贫穷的原因作普遍调查，在调查中发现，贫困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农民没有一个安心生产的环境，农民没有一个发展生产的制度！他知道这种环境和制度不是要有就有的，不是农民自己能够创造的。他曾抱着极大的热情，要发动群众打粮食翻身仗，但得来的结果是再次流放……

他真希望世间能有个桃源花，他要在桃花源里为农民百姓作些贡献。可是，辽阔的国土上，哪里有这样一块安定的地方呢？“鬼仔角”是吗？他多么希望它就是人间的桃花源呀！

从白藤湖回来不久，钟华生受县委一位副书记的器重，被任命为一个公社的副书记（主管农业生产，白藤湖属于这个区的管辖范围），他喜出望外，立即到白藤湖，要去作围垦白藤湖的具体规划，可惜好景不长，那位县委副书记很快就倒台了，成了走资派，他则成了走资派的代理人！他再次被革职，再次被下放……白藤湖的梦就这样慢慢地变淡了，淡得只在心灵的深处留下一片苍白的影子。没想到世间竟有这般奇巧的事情，一个要去继续改造

的人，居然遇上了实现理想的最好时机！

钟华生立即起行。他首先找到县里分管白藤湖围垦工程的有关领导。

“这个工程，围治和开垦都由我来负责吗？”他小心地问，他最关心的是能不能负责开垦。

“这还用问么？”领导答。他暗自乐开了，因为负责开垦，就意味着他有权力把白藤湖建设成自己理想的样子（他的眼前立即出现那个美丽的桃花源，那些窈窕淑女的长辫子，那些健壮小伙的红脸膛）。

“你们给我多少经费？”他问。

“五十元。”

“五十元？”

“五十元！”

五十元，五十元能做什么呢？五十元能筑起一条长达八公里的大海堤，五十元能建起一座一百五十一米长的大水闸？钟华生的脸阴沉了。

“生活方面呢？”他又问。

“糠油，每个月二两糠油。”

“糠油？”

“糠油。就是用谷糠榨出的油。”

“我知道什么叫糠油。”钟华生轻轻地说。他本想质问，为什么不给豆油？可是他忍住了，他不需要再问什么了！他还需要什么呢？够了，足够了，有五十元经费，有二两糠油，什么都不需要了，什么都足够了！

他走出大街，在小铺里喝了半杯白酒，他觉得今天是最值得高兴的日子，因为从今天起，他可以去建设自己理

想中的乐园了，他可以去实现改变贫穷生活的夙愿了！尽管只有五十元经费二两糠油，但他信心十足，毫不惧怕！

他立即赶到白藤湖。那时正是数九寒冬，白藤湖北风怒吼，寒气逼人，他指挥那些已来报到的民工在白藤山的山腰和山顶上架搭茅棚，然后，他跑到中山县，又到佛山市去寻找熟人，到各地的水电部门去寻求支持。他借来一只用以运载沙石和泥土的小电船，安装起一只用以鼓励干劲的高音喇叭，开始战斗了。

这确实是一场战斗，一场恶战。近一千名民工住在简陋的小茅棚里，吃着用苦涩的糠油做的饭菜。他们顶着寒冷的北风，站在高山上放炮打石，他们跳进齐腰深的冷水中，裸着上身去垒石砌砖。钟华生身先士卒，只穿一条短小的裤叉，腰束一根用以紧身防寒的青竹篾，肩披一块童年时代已经披惯了的烂麻布。他在山上奔走，在水里忙碌，他在山上站着睡（他常常站着就睡着了，他从没有好好休息过），在水里站着吃，他本来已经又瘦又小，现在更瘦小得可怜，黑色的皮肤包裹着一副隆起的骨头！

他就是这样苦战着，他和战士们就是这样苦战着，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开工，傍晚六七点钟收工，每天要工作十五个小时。可是，竟然有人毫不珍视他们的劳动，在他们足足奋斗了三个春秋之后，要他们半途而废。那时候，全部工程已面临竣工，战斗到了关键时刻，可是，上头来了命令，要他们立刻撤退！九百多人的浩荡大军，一下子走掉了三分之二，剩下的只有三百多人。钟华生望着烟波浩淼的白藤湖，回想着近一千个日夜的艰难困苦，思考着眼前的现实，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